



She's

她的遺書

著 坤 永 翟

她底遺書

翟永坤

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發行
民國二十年十月四版發行

實價大洋四角

(實價不折不扣)
(外埠酌加寄費)

“她的遺書”

(本及譯)

印製許不權作著有

著者 翟永坤

發行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
杜海生

印刷者 上海開北中興路
華文印刷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報館路七〇五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

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開明書店分店

湖北平陽縣
漢口湖北街金城里

目次

捉	雙		一
回	顧		一九
審	判		三九
給	慕		五三
人生之	幕		六七
初	戀		八三
她底	遺書		九六

「捉雙」

王家莊的人，每天起來的很早，這一次是在一個初夏的清晨，農夫們差不多都荷着鋤頭到田裏工作去了，一些婦人都在家裏做飯，她們驀然聽得外邊一陣陣的喧嚷，祇當又是土匪來了，她們慌忙跑出來看，原來是前面用竹床扛着兩個縛綁在一起的人，在大路上走，前前後後一羣大人小孩在大聲地叫囂。

這事情未發生以前，王家莊的人們早知道這是必不可免的，因為王五早有買掉他底孀婦郭氏的決心，自他叔叔死後，明知道曾三胖子與他底孀婦有姦情，但總找不出證據來，也捉不住他們，這是很令他氣憤的。他常常想：「捉賊要捉賊，捉姦要捉雙，」古人說的話是不錯的，祇要一拿住他倆，什麼事都好辦，要是拿不住的話，一切都白費。

曾三胖子與郭氏往來簡直成了一種公開的祕密，這全村莊的人沒有那一個不知道，然而祇是知道罷了，他們這種行為在王家莊的人底眼睛裏雖然是看成最壞，最不道德，他們也不去作非分的干涉或破壞的，因為這莊的人們素來是遵守

着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那管他人瓦上霜，」的遺訓的。

自然，王五就不一樣了，這村莊的人對於他們雖不加以非分的干涉，卻流言蜚語說些不三不四的話，給王五聽着怪難受的，一則是受着惡劣的空氣的壓迫，一則是別有用心，所以他就漸漸地注意他們底行動了，後來也就時時刻刻地窺伺着他們。

「媽的！曾三胖子是什麼東西！欠你幾個賭博錢，你配逼我嗎？看罷！看看老子的手段！……」王五常對着人這樣氣憤憤地說，就是他自己私地裏也是這樣想。

真的，他們爲着賭博的事，常常爭吵，有時還扭打在

團。王五底頭上因為還留着一個小辮，他扭住他底小辮就不放，因此他總是吃虧，如今他們已經成了深仇。

這幾天王五欠的賄賂，除曾三胖子的不算還有很多，別人老是逼着他要，他想不出別的方法來弄幾個錢還賄賂，他決意要賣掉他底孀孀了，這樣一來，還可以報報曾三胖子的仇。

曾三胖子也知道外邊的風聲不好，王五對他將有不利的舉動，所以他和郭氏來往更為秘密了。以前太陽未下山，他就到她家裏去，直到第二天半晌午才走，現在可不然了，他每晚去的時候已是更深夜闌，不到五更就又走了。就是走得

晚一點，可視作例外，不是尋常。

這一天的晚上，雖是在初夏，並不感覺得十分熱燥，空中沒有游蕩着的薄紗似的雲，滿天的星閃爍着它們底眼睛，一絲絲的微風正在吹拂着，宇宙是一片黑黢黢的，一切都看不分明，只瞧得見前途一條白茫茫的大路，到處靜寂得異常。曾三胖子喝得醉醺醺的老遠的唱着「小寡婦上墳」的調子走來了，但他一唱，四下的狗都叫起來。後來陡然聽不見他底唱聲了，不消說他是快走到郭氏的門前，怕驚動了旁人的原故。

他一到她底家，大門是虛掩着，推開，進去，又隨即掩

上，她還未覺得，直到叩她底房門，她才在裏邊發問：

「是誰打門？」

「還不是你底野男人！快開啦！」他又拍了一下。

「急着去死！」她撒嬌般地在裏邊說。

房門剛一打開，他就撲上前去，如鷹似虎地把她抱上了，又瘋狂似地向她接吻。

「你別——」她掙扎着說。

「怎麼？——不教……？」他也不要她底抵抗。

「你底嘴一個大酒氣！」她說。

「喝了酒就不教……？」他又說了一個半截話。

他們這種小糾紛總是免不掉的，就是他喝酒，她也尋別的是錯來問他底心，比喻說這幾晚上，他來到的時間比以前的確晚了，這也是不得已的事，但她總是埋怨他不早些來。這種糾紛可以說是他們底愛的表現，是最快樂而神祕的。

第二早晨，天剛才亮，王五就領着二十多人去包圍他們了，他們還是在酣睡着，一點也不知覺。

房門是緊閉着，王五一面令人把守着門，一面自己同幾個人從窗戶裏跳進去。房門打開後，外邊的人一蜂擁就擠進去了，床上睡的人，才從夢中驚醒，但這時已無法可想，祇

有聽其自然了。

曾三胖子驚慌地從被窩裏伸出頭來一看，差不多的人，他都認識，還有許多是他底賭友，但都是與他有仇的。

「禿驢！你倒怪舒服，跑這裏來睡！」這是一個手裏拿着繩索的人說的。

「還不起來？禿牲！」王五的聲音。

「隨便兒子們把老子怎樣辦罷！」曾三胖子忽地坐起來，氣忿忿地。

「王啊！你也不怕雷打，直然管起你孀孀的事來！……」郭氏瑟瑟縮縮地也罵起來。

「這是你做的好事！叔叔死後，你不守節，教你嫁，你也不，……這是你做的好事！……」王五一邊說，一邊動起手來。

「你們都來呀！把他們網上！」

王五底這個命令，發出來，頃刻之間，一羣人七手八腳地都在綑綁床上的兩個人了。

「把他倆都綁在一起！」這個命令是王五補發的。

不久，他倆就臉對臉，腳對腳赤裸裸的被縛在一起，而且被移到他們早已預備妥當放在大門外的一張竹床上去了。

他們把他倆抬起來走的時候，太陽已昇起得很高了，他

們邊走邊罵，他倆在床上也亂嚷起來，回罵他們。罵厲害了，王五過去就給曾三胖子一個耳光，但他底手脚都綁得緊緊的，是沒有反抗的能力的，祇有用嘴去反抗：

「打老子！不孝的東西……」他罵。

「乖驢！你底嘴還硬，今天就給你一個厲害……」王五也罵。

「哼！看老子和你嬌嬌睡覺！」

「五！你不怕雷打，這樣擺佈你底嬌嬌？……」這是郭氏說的。

別的人也有罵他們的，對着郭氏還沒有什麼，對着曾三

胖子特別的用一種不好的態度去諷刺，揶揄，痛罵，這些人都是他在賭博場上結下來的仇怨，特爲來報復的。

村上村下看的人很多，前前後後跟隨一大羣，瞧把戲似的，着隨他們走。

正在田裏佝僂着腰從事耕作的農夫，也不耕作了，祇朝起頭來望，望着笑。

在家裏做飯的農婦也出來了，牽着一些孩子。還有腳纏得如撥鉤的大閨女，也跑出來站在門口遠望。

撐着的人愈走愈近了，她們也愈看得顯然，她們有點過意不去，就往門後退了幾步，閨女們搭在母親底背後伸着

頭瞞。

「媽！他們是幹嗎的？」閨女問。

「管他呢，快快進去，有啥看頭？」母親回答。

「你可看啊？」閨女反問。

「我們是大人不要緊，女兒家看了是不大好的，快進去，來了，來了！」母親催促着。

閨女進到屋裏，仍然倚在窗臺上望，孩子們用他底嫩手指東劃西地叫母親瞧。

「是的，我不見了，不要嚷！」母親依然站在門口。

王家莊是很長的一條村落，走了許久，才走出莊口，這

一莊的人算是不見了，就回頭仍然做他們應做的工作，可是那一莊的人又接續着出來觀望了。總之他們走了幾莊，就擾亂了幾莊的人們底和平。最後又走到青石集了，適逢那天是「熱集」，趕集的人非常的多，往日到太陽要下山的時候，集上的人就漸漸地稀少起來，今天特別的熱鬧，雖然天要黑，街上依然擁擠得很。大概今天是集上有一臺二簧戲的原故罷。這時候戲還未殺鑼，所以看戲的人也未散去。到他們走在集上把竹床向那裏一放下的時候，集上的人就人山人海地圍繞着瞧來了，即使正在看戲的人，也不看戲，蜂擁地擠在這一堆。